《云门琴谭》：无锡琴人琴史的研究大作

□沈慧瑛

·书香无锡·
江苏省全民阅读好栏目

说起过云楼颇有声名，但坊间多数误以为是藏书楼，这个误会与2012年春季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负责的一次拍卖有关。那次包括宋版《锦绣万花谷》在内的179种、1292册过云楼藏书，以成交价2个多亿人民币为江苏凤凰传媒集团竞得，于是过云楼以藏书楼闻名。其实过云楼在清代同光年间就名噪一时，是一座以庋藏书画为主，旁及古籍、碑拓、古印、古泉、古琴等多种门类的收藏楼。过云楼主人顾文彬之子顾承协助父亲缔造过云楼书画收藏王国，并拜著名篆刻家、琴家王云（字石香）为师学习古琴，收藏包括苏东坡的玉涧流泉琴在内的十几把古琴。顾承一手营造的怡园辟有坡仙琴馆，常在园内操琴怡情。顾承的爱好延续到其儿孙，1919年8月，顾麟士、顾公可、顾公柔参加了由琴家叶希明（字璋伯）组织的怡园琴会。之后，怡园琴会演变为今虞雅集，由江阴人庄剑承等发起，吸引了国内不少琴家，其中不乏无锡琴人。时代变迁，古琴一度销声匿迹，而今民间学古琴成风，研究古琴者更不在少数。翻阅古代文献，常常不经意间发现古琴的信息，可惜都是支离破碎，要了解一地古琴文化的传承，须有完整系统的文献资料支撑才行。前年读到顾颖的《清机小录》中《惠泉流韵——无锡古琴史述略》一文，初步了解了无锡古琴艺术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近日读到他的新著《云门琴谭——无锡古琴史料初编》时，眼前顿时一亮，这部有关古琴地文文献研究的大作，涵盖琴人、琴谱及收藏、逸闻等篇章，可用“上穷碧落下黄泉”来形容，非一日之功可成。

无锡古琴没有自成一派，不如邻近的常熟有虞山琴派，也不如隔江的扬州有广陵琴派，但并不意味着无锡没有古琴艺术的流行与传播。顾颖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执着，对无锡琴史、琴家、琴谱、琴曲及私家藏琴等相关文献开展收集、解读及研究，履行着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的职责。

《云门琴谭》的特征之一就如其副标题“无锡古琴史料初编”所透露的，其史料详实，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探究无锡的琴人琴事，其中《琴人篇》《琴谱篇》两辑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与利用价值。《琴人篇》占全书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可见琴人在古琴艺术传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寻找这些琴人，就是一个还原文人士大夫风雅生活与时代风尚、研究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过程。顾颖撰写了自两汉到民国时期六十三位无锡琴人的小传，围绕这些琴人的生平经历、著述专长等一一展开，囿于文献的局限，有的琴人篇幅较长，有的则寥寥数言，尽管如此，这已是不可多得的无锡琴人的“家谱”。任何艺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往往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得以交融与发展，古琴也不例外。无锡与苏州地域相连、文化相通，两地琴人之间活动频繁，从中获取养分，发展本地的琴学艺术。清代嘉庆、乾隆年间的学者、书法家钱泳是无锡人，随母定居常熟，与苏州“贵潘”家族的潘奕隽、潘世璜父子交往频繁，是潘家的座上宾。作为一名琴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留下了他学琴及与潘奕隽堂兄潘奕正等人探讨古琴音节等问题的细节，以及他与许春山、孙复初泛舟西湖，抚琴品茗的闲情雅致。来自浙江海宁的吴士龙酷爱古琴，远离家乡的他，辗转南北，最后定居无锡，古琴一直陪伴其左右，他频频举行雅集，与当地琴人切磋，为无锡古琴注入活力。

《琴谱篇》收录了华文柏辑录的《菊吟琴谱》和吴士龙、杨荫浏、赵鸿雪抄谱等多种琴谱，其中《〈菊吟琴谱〉提要及辑者生平考证》和《华文柏手稿琴谱浅探》是颇具功力的阐述琴谱与人物的论文。《藏琴篇》收录了赵鸿雪、卫质文、王吉儒等四人收藏的古琴，配以图片，有的古琴或许早已不在，而今只能读图识琴，一饱眼福。虽然这些琴谱、古琴只是无锡古琴史上的冰山一角，但足以让人了解无锡在古琴史上的地位。

《云门琴谭》是继《清机小录》之后又一部关于无锡古琴的文献编研作品，基本可以呈现无锡古琴的发展脉络和时人的精神生活。尤其通过解读《琴人篇》中所录不同时代的琴人小传，可以初步判断无锡古琴起源于两汉，发展于明代，兴盛于清早中期，没落于民国晚期。随着古琴文献资料的增多，有关无锡古琴的研究一定会越来越深入。

（《云门琴谭》 顾颖编著 广陵书社出版 2019年7月第一版）

·乡邦艺文志·

谈信无锡开族传“三脉”（上）

□李文扬

编者按：江南无锡，城东“鸣珂里”，那是一方古土，承载无锡谈氏九百年青春；那是一棵古树，镌刻着江南望族的年轮；那是一首古诗，吟唱着诗礼悠长的古韵。让我们走进这方古土，阅读她那古老而秀美的芳容——无锡谈氏始迁祖谈信是如何开族传芳的？谈信开族传芳的“三脉”是什么？谈信的后裔又是怎样“文章事业竞增华”的？

谈信像

谈信：鸣珂声里传“三脉”

无锡谈氏从何而来？考其远祖，谈氏的远祖叫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哥哥，因为屡次规劝弟弟不要残暴，而纣王依旧，于是一怒之下抱着祖先的牌位投奔了周武王，演绎成著名的“微子去殷”的历史典故。后来，周武王建立周朝，微子启的封地称为谈国（商丘），到三十六代，谈国被楚所灭，但谈氏子孙大多留居祖地。汉时商丘属梁国，所以梁国成为中华谈姓最大郡望堂号，俗称“梁国望”。

到了北宋末年，汴梁地（开封简称“汴”，商丘简称“梁”）谈氏后人出了谈信（世称寿斋公），任翰林院博士，为宋高宗师。据无锡《谈氏宗谱》记载，南宋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南渡，谈信偕两弟护驾随从。南宋朝廷在临安（今杭州）稳定后，高宗念谈氏护驾南渡有功，让谈信两弟一居松江府上海，一居湖州府德清；谈信居赐地“梁溪厥”的无锡。于是，谈信定居常州府无锡，成为无锡谈氏始祖。

谈信在封赐土地上建造宅第，起名“鸣珂里”，“珂”，车驾上的饰玉；“鸣珂”，车驾马儿跑动时玉饰发出的美妙声响。鸣珂声声，高贵又文雅。谈信以“鸣珂里”命名其宅第里巷，表明了宅第主人的身份，也寄寓着对后人的期盼。

谈信有五子，长子谈宏甫，次子谈国器，三子谈恢，四子谈言四，五子谈和甫（次子谈国器出嗣为芮姓，进士出身，曾任南宋兵部尚书）。他在锡的四个儿子皆在太学为官，在鸣珂里各自造宅，这时的鸣珂里已开始成为热闹街坊。

宋代的“鸣珂里”，到了元代，因巷内有戴氏墓改称戴墓巷。其西巷因建有更楼称楼巷，后讹为娄巷。到了清代，为示区别，娄巷改称大娄巷，戴墓巷改称小娄巷——这就是小娄巷巷名的变迁史。

南宋绍兴八年（1138）和三十一年（1161），宋高宗两次驾幸无锡，召见老师谈信，赐“溯派汴梁”匾（这匾后来一直悬挂在谈氏宗祠正厅）。好一个“溯派汴梁”！这不正是谈信无锡开族传芳的“三脉”吗？——

汴梁，中原故都，复兴中国，是为“国脉”；汴梁，谈氏故里，承源继长，是为“血脉”；汴梁，翰林之地，文翰所在，是为“文脉”。

——谈信在无锡开族传芳，鸣珂声里，要传的不就是这国脉、血脉、文脉“三脉”吗？所以，明代乡贤邵宝赞美谈信道：“洵哉！开族之规模，而子孙之楷式。”——确实啊，他开启了谈氏宗族的规模，成为谈氏子孙的楷模！

谈祠：崇祀香火祝“三愿”

在幽深的小娄巷48号，有一座谈氏宗祠，明清以来，每年清明、重阳，无锡谈氏后人齐来春祭、秋祭。

祭祀这天，只见祠门大开，彩球、灯笼高悬，祠内大厅红烛高照，各厅宫灯照耀，鼓乐喧天。这时，无锡八支后裔，争相向祖宗顶礼叩拜，然后各报分祠支脉，上茶互敬。外埠分祠代表来祭拜祖先的，吹打鼓乐迎接，安座，敬茶。一切仪式完毕后，来者安排入席，席间人声鼎沸，每上一道菜，鼓乐奏鸣，席间畅谈，互敬互爱。

这谈氏宗祠，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但就其遗址的历史来说，则长达九百年，经历了宅第——家庙——二望祠——谈氏宗祠的变迁。谈氏宗祠遗址，始为谈信宅第。到了元代，其后裔在宅第内辟有家庙，供奉谈信。到了元末，家庙改为“二望祠”。明代中叶，无锡谈氏在“二望祠”址建谈氏宗祠——这就是谈氏宗祠的沿革史。

谈氏宗祠，原建筑五进，今存建筑三进。

原祠一进，是门厅，坐北朝南，四开间八架。门前有宋上马石一对，明荷瓣旗杆夹石四对，门廷有双星檐象鼻斗拱、棋盘石，两旁是厢房。进大门是天井，有百年古桂两株、古井一口；东墙有两方明刻石碑，一是谈信墓图，一是谈氏祠堂记。

原祠二进，是祠堂大厅，四开间。大厅有金龙盘柱、内供牌位的暖阁一座，有无锡谈氏始祖谈信像一幅，并有明乡贤邵宝撰写的谈信像赞。大厅中梁悬挂宋高宗御赐的“溯派汴梁”金匾，旁有谈纲书写的“纯敬堂”匾，谈恺书写的“丝纶焕汗”匾、“世被宏光”匾，进士黄沙村书写的“汴梁渊源”匾。大厅西墙有邵宝、董其昌、华允诚等撰写的方形石碑；东墙有一方谈绰功绩碑，另有一方是十二世孙谈廷谐重修谈氏宗祠时所立的碑刻。

原祠三进是享堂。享堂前天井，有百年老杏两株，这是为了纪念谈氏历代杏坛功绩播栽的。原祠的三进的部分、四进、五进，后为秦氏修俭堂等。

现今的谈氏宗祠三进，正待陈设。一进门庭，四开间八架，其梁明显可见原构件，其后天井西侧存有古井。二进大厅，四开间。三进由大厅西侧走廊进入，在大厅后西侧，为三开间祠屋；屋前有天井，存有古杏。

——在谈氏宗祠中，我们能从祭祀中读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不就是国脉、血脉、文脉的“三脉”吗？不就是祝福国盛、族盛、文盛的“三愿”吗？

·最书评·

苗介立是谁？

□刘桂秋

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钱锺书先生在《容安馆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中，对他家曾经畜养过的一只猫的称呼。

称猫为苗介立，典出唐代传奇小说《东阳夜怪录》。《东阳夜怪录》叙秀才成自虚曾于渭南县夜行，迷道，投宿于东阳驿南佛舍，遇老病僧智高及卢倚马、朱中正、敬去文、奚锐金，几人相与谈诵诗文；后又有苗介立和胃藏瓠、藏立兄弟相继而来，也加入谈咏。在这些“人”的谈咏中，将姓名、外形、职衔及生世经历用拆字、谐音、典故、双关等方法设为隐语，呈露出来，原来它们都不是人，而是一些动物精怪：老僧智高乃一橐驼，卢倚马是驴，朱中正是牛，敬去文为狗，奚锐金是一公鸡，苗介立是猫，胃藏瓠、藏立兄弟则是一对刺猬。

而这只被锺书先生称作“苗介立”的猫，正是杨绛先生在《花花儿》一文中所记叙的“花花儿”。知道了“苗介立”就是“花花儿”，我们就可以将《札记》中写到这只猫的相关文字和《花花儿》对照着读，能起到一种相映成趣的作用。

《花花儿》一文中说：“默存和我住在清华的时候养一只猫……那是我亲戚从城里抱来的一只小郎猫，才满月，刚断奶。它妈妈是白色长毛的纯波斯种，这儿子却是黑白杂色。”因为是黑白杂色，所以钱家当时的女佣给它取名叫“花花儿”。上文中云花花儿是只“小郎猫”，“它妈妈是白色长毛的纯波斯种”，《札记》中则说苗介立是“旧畜波斯牡猫，偻罗勇武”（见第114则《容安室休沐杂咏》“音书人事本萧条”一诗自注）。《花花儿》一文，对花花儿这只“不像一般的猫而似乎超出了猫类”的猫，作了十分生动传神的记叙描写；相比之下，《容安馆札记》中之所记，只是散见于各处的一些零星的片段。但即便是这些零星的片段，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出钱锺书对猫的极其精细入微的观察。如：

四年前暮春狸奴初来时，生才三月耳。饱食而嬉，余与绛手足皆渠齿爪痕，倦则贴人而卧……余谓猫儿弄绉纸团，七擒七纵，再接再厉，或腹向天抱而滚，或背拱山跃以扑，俨若纸团亦秉气含灵、一喷一醒者，观之可以启发文机：用权设假，课虚凿空，无复枯窘之题矣（第165则）。

夏日狸奴睡时，肢体舒懈，柔若无骨，几欲效冰之化水，锦之铺地，其态甚美，拟喻为难（第32则）。

前一则中写猫儿和一个绉纸团“作战”；后一则写夏日猫儿睡态，“肢体舒懈，柔若无骨，几欲效冰之化水，锦之铺地”。猫的这些生活样态，养过猫的人一定都见到过，但这人人眼中所见而笔下所无的情景，却被锺书先生写得出神入化。即便如此，在后一则中，锺书先生仍感叹猫之睡态甚美，“拟喻为难”。后来他偶然读到《杂阿含经》卷二十二中的几句话：“彼时天子天身委地，不能自立，犹若酥油委地”，觉得借用来拟喻夏日猫儿的睡态无比贴切，不禁“为之狂喜”。

《花花儿》一文中写到了花花儿两岁以后闹猫的事：“猫儿一岁左右还不闹猫，不过外面猫儿叫闹的时候总爱出去看热闹……两岁以后，它开始闹猫了。我们都看见它争风打架的英雄气概，花花儿成了我们那一区的霸。”《札记》中也叙及此猫闹猫叫春之事。不过，就像有的学者概括过的那样，《容安馆札记》作为一部学术札记，即使涉及日常生活中事，其特点也是“以学术为依托，叙私人情事”（王水照《读〈钱锺书手稿集〉札记》）。《札记》第21则是钱锺书读曹庭栋《宋百家诗存》的笔记，其中一条录宋人吴惟信《咏猫》诗：“弄花扑蝶悔当年，吃到残糜味却鲜。不肯春风留业种，破毡寻梦佛灯前。”此诗所咏的，是一只惫懒嗜睡的老猫，已无复当年“弄花扑蝶”之勇，却仿佛已有虔心向佛之意，作者由此联想到了自己家里的猫，所以接下来说：“按余豢苗介立，叫春不已，外宿二月余矣，安得以此篇讽喻之。”

“苗介立”最后是在钱家搬迁新屋后跑掉的。《花花儿》一文记：“三反运动后‘院系调整’，我们并入北大，迁居中关园。花花儿依恋旧屋，由我们捉住装入布袋，搬入新居，拴了三天才渐渐习惯些，可是我偶一开门，它一道电光似的向邻近树木繁密的果园蹿去，跑得无影无踪……我们伤心得从此不再养猫。默存说：‘有句老话：狗认人，猫认屋，看来花花儿没有‘超出猫类’。”锺书先生以老话“狗认人，猫认屋”来解释猫儿在搬迁新屋后的逃走，这在《札记》中第328则也有叙及：“……按吾国亦有猫认屋、狗认人之说。元遗山《游天坛杂诗》有《仙猫洞》一首自注：‘土人传燕家鸡犬升天，猫独不去。’因云：‘同向燕家舔丹鼎，不随鸡犬上青云。’正咏此事。吾家苗介立之亡，亦其证也。”锺书先生的学术代表作《管锥编》中的许多内容，是在《容安馆札记》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其中读《太平广记》札记的第六则中说：“……俗谚：‘猫认屋，狗认人’，正道此况。观察畜兽者尝谓猫恋地胜于恋人，狗则不尔。”《管锥编》和《札记》这两则文字之间的相承关系，一望便知。

花花儿在搬迁新居之后跑掉这件事，让锺书先生一直念念而不能忘怀于心。他后来在《札记》第97则中一再地表达了这种情感：“苗介立……去秋迁居，夺门逸去，大索不得，存亡未卜，思之辄痛惜。”又在165则中云：“余记儿猫行事甚多，去春遭难，与他稿都拉杂摧烧，所可追记只此及第九十七则一事耳。”由这则我们还可以知道，锺书先生曾对这只猫的行事做了很多的记录，可惜后来大多因故烧掉了。锺书先生在《容安馆札记》中写有一组诗《容安室休沐杂咏》，其中的一首，还表达了对“苗介立”的忆念之情：“音书人事本萧条，撰论何心广孝标。应是有情无着处，春风蛱蝶忆儿猫。”

·速递·

《浮想录》
陈旭麓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生前在授课、研究之余随时记录下来的片段性学术随想，以及对现实问题的一些看法。从1977年7月始至1988年，历时11年，记录有695条，文字简洁、思辨，且多有深刻警句令人拍案叫绝。

陈旭麓先生的“新陈代谢”史学思想影响深远，而《浮想录》对“新陈代谢”有着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的多种表述和使用，是这一史学思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阅读此书，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新陈代谢”史学思想的认识。

《北京女子图鉴》
王欣（@反裤衩阵地）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19年7月出版

一部都市女性小说集，一部对所有在外拼搏的人充满善意与理解的作品，一部对女性充满善意与理解的作品。平均每个故事采访30个以上的相关行业人士，两年累计采访超过300人，400多个小时的录音素材，凝结成十个短中篇故事，力求真实展现当代女子深层次的精神全貌以及她们的独立、进步、需求和困境等等。

《神嫖》
莫言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出版

《神嫖》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创作的16篇短篇小说，是“莫言短篇小说精品系列”的第四本。这些故事中融入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奇幻想象，以寓言的方式记录了中国社会，书写着隐微的人性和深刻的心灵史。大江健三郎曾评价称：“如果在世界上给短篇小说排出前五名的话，莫言的应该进去。”

《云中记》
阿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讲述了汶川地震后，四川一个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伤亡一百余人，并且根据地质检测，村子所在的山坡将在几年内发生滑坡，于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整村搬迁至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村里祭师阿巴内心越来越不安宁，他总是惦念着那些死去的人，最终决定返回原来的村落，照顾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阿来说，写这部作品，他一直是在莫扎特《安魂曲》的陪伴下的，在题词中他也特别致敬了莫扎特，“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

投稿邮箱：wuxiyuedu@163.com